喙鳴文集

喙鳴文集卷十九目錄

行狀

傳

啄鳴文集卷十九

四明　沈一貫肩吾　著

行狀

先大父贈通議大夫太子賓客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加贈資政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又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靜菴府君暨大母贈淑人加贈夫人又贈一品夫人朱氏繼大母袁氏行狀

為善猶藝然嚮善之利而為之者旱暵之桔槔也可以救敗不可以積儲為之而可名力耕者也穉之如其耕而止有不至焉無過之者為之而莫或名問而不知所為然此如山林之鬱積澤澍之深渟三農不易之地日長茂而不勞陰德也陰之為言異乎陽之稱也躬為之躬昧之與性俱来與情俱還直淳茂朴默與道會其身忘之後之人烏乎書之善言人者徵于天徵天徵之則終泯焉能為世人喻乎自一貫始餇㕵時則吾大父見背矣然

海見人言吾大父之為德也曰佛子翁佛子翁云
沁乎其似閑也燠乎其如春也循循乎其趨于墻
也充乎其為百谷王也名不出鄉閭而至今名之
總其凡似不知人間有拂膺事者一貫能無紀以
詒後之人四明之沈宋有諱俊者通五經為博士
是生悅為禮部郎是生豐為泰州守鞭朴不施于
民三公皆著聲當年豐生清清生敬敬生祥祥有
隱德入國朝生覺華華生永寧是為永二府君以
郡徵為掾所事經數府君兵曹制多所定滿歲自

引去是生文三府君文玘慷慨倜儻擁高貲豪鄉里與從弟將仕公彪庫部洪公常比部嚴公端少同學晚而共賦詩爲酒德會娶余夫人生宗二府君宗義府君娶陳夫人並中歲不祿是生我大父元一府君公諱元瑞字朝祥號靜菴居士不逮父母鮮兄弟事大父暨大母皆高年七八十餘旦暮甚謹自少荷家政動止進退一依于儒者不差寸尺嘗挈瓶而過屠丹山太宰之門甗焉跪拾之太宰嘲曰孺子不聞乎瓶已破矣視之何益對曰慮

觸人足耳太宰曰棄之河水中對曰或憂之舟能
無觸乎太宰嘆曰是子非凡子也必有後汪宗伯
之父晦之智人也每旦日過公門則已闢堂宇灑
掃靚潔常嘖嘖曰是家不以無營廢蚤起能無興
乎靚貧不能生無行于鄉黨者輒呵之曰汝不視
沈朝祥施何面見彼故當是時里中服公之粹美
而畏晦之之望見之輒避焉莫避公然卒莫侮公
者公性不爭有負公錢者詒公曰吾飲公而償公
公取券來券來則爇之于壚曰鬱攸君我觸矣公

曰吾不能蠲汝而待鬱攸君更無恡色一市嘆不可及嘗為里主賦歲大歉官索急公悉貲為里人輸曰柰何令人餓而笞遝有詔免徵而里亦莫之償以是困乏終無怨公於沈為宗子所覿皆尊行而諸宗悍强毋几肉公受笞罵無已時聞一貫毋夫人初入門諸宗遥索為祭酒操挺搆難糜碎陳具坐客咄吞罷席而公亦謹避之亾敢出聲第曰吾罪吾罪他日復来搆公逃之後堂宗人逐之堂有先人之几筵絆而顛床設瓶爐盡撤乃遥一貫

仲父封屯田公時為童子搥胸發憤拾而筐之掖公出門曰此無所遁律令矣盍白于郡觀者集如堵墻而公于衆中言曰嗟乎此吾奔而仆焉者惡乎為叔氏愆且以卑訟尊順乎語仲曰兒来吾語若吾鬻新補敝治牲醴引愆責躬告于亡靈不過一金費耳而亡靈亦當無讓余奚所事官他日又謂之曰訟則聽于彼不訟則聽于已汝視我豈不鼾鼾卧起公嘗與諸生論大學誰為要或曰誠或曰知公曰無訟要矣夫聽訟乎人情也無訟乎其

情也平其情則德博而化於明新乎何有獨詰如此公孝弟細節多億其大者有叔父智庶叔父信分貲必讓是時兩尊人高年愛少子公先意承之用是兩尊人益樂有女姑妙清嫁戴氏寡且窶養之終身死祔于廟而歲時享之按禮女未廟見而死歸葬于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姑姊妹其夫死而夫黨無兄弟使夫之族人主喪妻之黨雖親弗主若無族矣則前後家東西家無有則里尹主之當時儒者頗引此謂公非是公曰是在禮矣公等

弗察生于我乎館死于我乎殯吾姑生不館于戴死不殯于戴而葬且祔于戴其終為餒鬼乎我則行志君子以為達禮中土為天下衝所稱水馬驛諸費以歎一借于浙後為常官嘗以公故里魁遣徃徑之家遂破自是以後乃始有改折之令云公本市居不吝重繭四十里躬耕于青店之丘至今青店人稱善良公之遺化也娶朱夫人東廓名族婉嫕勤儉於六親咸歡心生先大人及仲父封屯田公仁佾一姑嫁汪公章一姑嫁廸功郎萬載丞

孫公祐年四十三以娩終公撫遺孫應吉甫之慼
處闈久之後聞袁夫人孀居令乃娶以歸袁夫人
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日夕紡績視諸子猶子人
莫見其喜愠生一叔父曰仁倫一姑嫁楊公桂公
以嘉靖戊戌六月廿七日晨起拜祠堂畢逝于室
而長寢三日舉入棺猶生世謂之善死袁夫人先
公八年沒三窆皆西嚮先高祖之次一貫少時尚
及覩大父手抄書及所畜書為人持去不全亦多
人間有者惟本朝御製為善陰隲孝順事實二書

出尚方本有廣運之寶則公所甚惜而秘護者以
令想見大父之儀形意大父心誦而神領久矣嗟
夫一貫輩食大父餘籽以生而莫知力且恐蕪蔑
罔貽之子孫何以見地下能無夙夜憂謹槩述如
右侯立言君子採焉前贈以萬曆十五年二月二
十一日加贈以萬曆二十四年二月十六日又贈
以二十五年六月廿二日大父生以成化四年九
月二十日卒以嘉靖十七年六月二十七日壽七
十一大母生以成化七年二月初三日卒以正德

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壽四十三袁生以成化十一年二月二十五日卒以嘉靖九年八月初五日壽五十六右狀萬曆二十五年作

誥封通議大夫太子賔客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先考慕閒府君行略

吾沈自宋太學博士諱俊者始博士府君生禮部郎悦禮部府君生知泰州豐泰州府君生清與澄澄為寧陽主簿世以明經起清生敬敬生祥祥入本朝生覺華覺華生永寧永寧生文玘此兩府君

者豪于閭諷詩敦禮與郡中士大夫遊文玘生宗義早世宗義生元瑞天性端醇不怒早夜陰行德鄉里化之稱佛子于是為靜庵府君取朱氏初艱子祠于嶽而生先公先公諱仁信字允成别號慕閒居士質有靜庵府君之體而每舉事務不欺年十一失屺事繼母袁甚謹暨取先妣洪淋人入門則大書柳仲塗家誡一通置座隅曰毋以異姓傷骨肉恩蓋是時二姊雖嫁有二弟一妹在輒立志皎然自策發如此少治儒以家日落指日繁恐傷大

人之心乃棄去而盡出先妣裝治產無何僱先大父艱營西畧之丘而葬之而青烏子請閒曰君欲奚若先公正色答曰吾何欲吾所欲者昆弟平耳青烏子謝失言夫形家言固渺如捕風即有之而先公一言爲子孫地顧不隆隆厚也今孟仲季咸有人先公之平著矣已婚弟嫁妹罔不竭力已析產有古薛包風有族弟爲毛吏目嘗官賺金錢亡去毛索之急其父母惶恐夜半皆雉經官捕吏目當死先公屬兄弟謹曰無賴子旣辱我世而吾以

死慙人是再辱也具道第寔計奪人財及其親罪通天地何乃仇他人由是吏目得釋而官嘖嘖嘆先公長者先公雖廢舉子然不釋卷令不肖兄弟辛勤之顧未嘗詈督曰吾不忍牛馬使兒子比不肖守史局迎養于京師則動舉清白語為訓嘗焚香獨坐蕭庭户若無人雖具車馬請之游亦弗許曰天下猶是也僕僕山川間與僕僕城市何以異澹然無所好曰寶玩之物虛有其名比見之不直一文錢耳獨好白太傅詩與成玄英莊子疏皆手

抄一帙藏笥中而時諷之又好老子故不肖有老子觧是時年七十耳而屢念歸問之故則曰汝曾祖年四十九汝稱祖壽年七十一我尚不為丘首計乎葢樂知天命如此既歸則掃迹公門郡縣賔之一至不復去飭家人尤爾未嘗侮人受人侮亦不怒貿物失利未嘗較人失利輒愀然不怡不喜責逋曰人情誰欲無償者貧故耳子弟有過不譙讓惟引咎大息使自省時舉今昔興衰之故語人曰某薄某譎今若此云胡不忠厚某險某忮今若

此云胡不平善居嘗稱好好者不置日且百焉人
謂之好好翁自五族内外咸受其施而又善容有
姻子贋先公書干幕府聞之曰我絶請寄是私何
必我發獨念造物之乘除太晰恐是子自戕可哀
耳其人果不禄雅好茹素獨不廢酒陶陶數巡自
遣無過節而客至未嘗不飲且歡也自萬曆改元
封文林郎翰林院檢討十年加封承德郎左春坊
左中允兼翰林院編脩十四年加封令官而素履
無改所謂三命滋益恭非耶嘗題柱曰民生在勤

勤則不匱人道好謙謙尊而光其志如此往入句
初度不肖欲歸上觴而遣伯兄來諭曰吾善飯爾
其努力　明主後數年不肖濡慕彌切又聞有目
青遂謁歸而是時適會典成䟽恩贈靜庵府君如
先公封先公大喜曰吾生覩上追之典甚幸顧足
矣告瀨促不肖北曰不聞孔子之稱五達乎首君
臣次父子吾獨生汝身以外皆君賜也不肖不得
已而絶裾焉竟病病歸恐忤大人而大人顧謂曰
汝歸亦當吾嘗憂不見汝故不肖獲安意于庭宇

而上方已丑命矣所居廬圯于是改卜于日湖西

而每月旦爲耆英會諷內典從此斷葷長齋甘于

五鼎雖迭諫終不聽曰吾腹中安可久貯腥穢耶

輔續靈氣食有餘矣蓋若是四歲所而庚寅秋足

踰月瘍今辛卯九月忽滯下瘳而不能起至十月

朔俄獨語曰而輩来何暮也月晴不可行其須光

淌竟以十六日月東升而屬纊初徙居時先公挾

童子而周覽焉曰美哉居吾當往千日旦旦起禮

諸神徧至今年夏囫欲過舊居曰吾將告辭于祖

爾云不肖輩以爲不祥諫毋往而先公至形于色不得已奉之往則盡歡信宿而後返自是不復庭矣乃歷歷踰千者四十三日若刻契然異哉彌留中惟問陰晴甲子子婦孫曾畢在前無一囑付進藥則掩口闔巫聲則曰何無厭或恐其亂以靜定語進則曰我知乘化而往肢體瑩若玉柔若綿足拳而不寒面暄然如生昔人所謂無罣礙顛倒成然寐遽然覺者嘗聞其語以爲虛耳乃于吾親見之㦯以爲異云嗚呼不復作矣痛哉先公生于弘

治十六年三月五日享年八十有九配我毋洪氏
累贈淋人冢嗣曰一初郡庠生儒官配夏氏次一
經配朱氏繼王氏又次即不肖一貫配張氏封淋
人又次一言早卒配嚴氏又次一本配陳氏女二
壽適儀封尉閆友直寧遼邑庠生章烇孫男泰始
太學生娶張氏初出泰濤未聘經出泰鴻郡庠生
娶范氏少司馬欽之子光祿署丞大冲女泰淵聘
屠氏少司馬大山之子兩淮運同本畯女泰沚聘
傅氏南京太常博士光前女俱貫出泰漢泰潤泰

瀛俱未聘本出女孫昭英許閩冢宰淵之子太學
生思治子繼夷經出慶英許閩冢宰之孫興化府
通判繼德子庠生世慶早卒璆英許紫方伯淶子
庠生以觀蕙英許林侍御祖述子德岳貫出舜英
嫁陳與簿元喬子希孝言出文英許蔡庠生溥子
玄鶴瑶英未字俱本出曾孫延年娶包氏延齡聘
周太學仕女再聘張氏俱泰始出延賞延禧未聘
曾孫女延璋未字俱泰鴻出先公仲弟曰封屯田
司主事仁倘生子一中一德一中今為湖廣按察

司副使季弟曰仁倫生子一孌惟先公之德一悲歡齊物我然不然可不可無所特執使人平慾釋忿不言而飲和意常寬然弘怡得焉善保攝即養生家亡以踰而恒言不諱死爽然于得喪死生之外矣不肖孤等思所以貌之而不得辭也叨先公不為知自為之亦自忘之不肖孤安能測津涯姑抑踊收血識其大凡惟鴻筆以一字信千載少逭不孝之譴不肖孤一貫識通家門下孫如法填諱

先妣封孺人洪太夫人狀

先妣洪氏諱桂馨父同邑洪公母媪身累千金而有五女俗故賤女多不舉而翁媪獨多女先妣季女也生而敏慧端順父母兄姊咸宜之雖兒時常為翁媪守筦鑰十七而歸家大人家大人靜庵府君長子靜庵府君早歲席先業富饒更婚嫁喪葬又以閭役於官而為人仁歲大侵吏徵租急府君重法悉家貲代里人輸已而詔書蠲租里中無償者用是大困比先妣歸大會賓客畢先妣入廚下諸囷雖林立扣之空聲隆隆謂家大人曰家貧君

柰何以婚糜酒食雖然吾裝猶足藉也乃盡出佐急而身操作前洪公媪來視女問壻家樂乎則對曰樂終不以貧戚其父母心也一日府君臨食而嘆先妣輒退自責新婦之不孝著矣祖母袁勞之曰新婦何責汝翁嘆有以嘆小姑耳曰柰何曰小姑行有日將鬻某所田為裝券成而嘆先妣請曰妾聞新婦入門而鬻產不祥以妾為沈家婦而令翁售田柰人咲何妾請為大人計須洪公來請曰兒聞新婦入門而鬻產不祥令翁嫁小姑將鬻產

矣始大人嘗以其所田資我我頗無受田而受金嫁小姑以歡吾翁洪公大善其言歸語媼亟以金來而府君愕然問故徐乃知新婦所為以為難於是洪公嘆曰嗟乎吾乃今而後知女貧吾知在吾女下矣嫁女貧家終無怨言吾女賢女也於是筐篚交於途然常辭多受少公益賢之先妣事舅姑先意承志無一蔬一飯不自手出無斯須不祗候顏色物有儲事有備人無跡其處倉卒責用不求而集府君常嘆曰自余有新婦而姻族益親既喪

舅姑辦而哀祭必躬潔粢盛有事必告若未亡時故禨祥徵應常先知之精誠之極也生子必令為儒或姍之曰乃家先世業儒効可睹矣先妣聞之曰吾聞為儒者毋可無辱富貴非所望姍者愈衆持為儒愈堅沈氏儒業中衰復為儒先妣功也見諸子從長者来講業輒欣欣脫簪珥為具夜讀必與俱讀竟具糒糗果醢勞苦之少懈則卧閤不食不語或楚撻之古稱陶柳二母其賢豈復異茲諸子自兒時不敢嬉不敢近博奕諸戲聞則腹無望

食先妣治家嚴嚴從子女最愛者始逮下恵從減
獲最賤者始故能使人盡其力而德之不忘遇六
親有禮慶二娣以恩應卒有智族子無賴亾命其
父母窘自經宗人某帥群不逞數十自梃遝讐于
家大人先妣計曰彼挾長慓悍不可攖然不應則
熖益張乃匿家大人諸男子自委蛇前謝曰某婦
在翁何怒乃爾因從容敘經者所由翁安所問罪
宗人某語塞第曰飲我来者先妣復前曰不然翁
異日以好来某婦不敢不飲翁酒令為難某婦不

敢飲翁酒翁休就舍請待餘日舉止詳雅詞氣婉正宗人駭顧其衆曰此一婦廷禦吾數十曹令人媿死竟罷去也先妣長不肖兄弟五人娶婦嫁二女皆以時寬然若有餘人怪以為多分翁媪錢實不然操奇贏不乏耳不肖兄弟屢不舉有司先妣亦不愠曰業未工也勉之毋空悲旣不肖竊戊辰第巳迎二大人之京先妣曰汝何以至此不肖跪言二大人之教曰是汝祖若父厚德積然無自汝而薄一貫謹受命朝會先妣必夙興戒事以為

常不肯娓無加毒曰吾兩人一口一腹養豈患不足也凡居官不言貧言貧物壞之矣吾始不厭貧令厭貧耶始先妣居家時雖子婦滿前而恒自綱紀子婦事事而已既北來猶遥制數千里外預為畫使行之彼方揩注纖悉必知旁及鄉黨宗戚無遁形又時為韵語代書以戒家人言言軌法故數百指肅然不譁壬申奉　皇帝恩澤封孺人甲戌從家大人歸雅信佛益持戒布施所周䘏甚衆與人務簡易雖時有小苦而神不衰十月晦病咳自

知天年與家大人訣散予內外屬衣物趣治具諸子不忍先妣曰死歸也留歸人何為躬擘畫甚詳十一月既望具成躬閱之因問今日吉乎莫應默而計曰十八日吉吾將逝屆期召所與治佛者諸嫗齋供終日舉手若辭而終子女諸婦皆在側獨不孝一貫留京師以臘月二十五日訃聞嗚呼嗚呼不孝罪通皇天天降酷罰曷不于其身于其親生不遂養死不遂送五內爪裂長號乞死所以尚偷視息為家大人在堂且先妣未就土也匍匐行

矣維幽室不可無志敢稽顙乞言門下稍贖已愆惟先妣之逝也里黨姻戚知者無不畢哀訃聞京師經事先妣者與厮書流涕其中心誠信著於人人也門下諗不孝語非誑幸憐而許之子子孫孫銜德可既

封夫人贈一品夫人張氏行狀

亾室張氏鄚之採蓮里人其先唐刺史張次宗次宗孫仁皓神武慈裕具經濟才歷兵馬鈐轄使黄巢亂渚鴻離散公振威布德于吾鄉死而葬茅山

著靈為神宋時謚武惠今靈應廟是夫人其苗裔也父雲字民望倜儻有大略十歲而孤奉母撫二弟自立娶于西郭柯而生夫人次子應龍次二女一嫁同邑全少司空子少愚一嫁慈谿秦同知應驄夫人元女也鍾愛于父母端醇循謹言咲不茍而中甚慧敏女紅經目輒能又常為父母典鑰求輒無所失處室靚粧若無人張公既奇之而日者又言當大貴於是益靳許字媒來輒問郎讀書若何蓋偃蹇謝人不可數而余媒往輒欣然許可蓋

是日晨起大母謂公曰吾夢有龍矯矯若黃金麗于楣何祥也語未畢而媒入門公即入白母先兆之矣得一快壻又三年夫人年十八而来歸則已未之桃夭焉是歲余讀書城南十里所婚七日遽之舘去四十日不還先太夫人憂余謂余不恱婦而會所親章先生訪余先太夫人遽户而語之章先生乃操舟来觀余意實好學非不恱婦則具言太夫人念若此曷為久不庭於是余立自責與章先生並載歸而余覦夫人意亦坦如微他勉余卒

業甚懇居二日又之讀書所矣嗟嗟樂羊賢妻何以過慈室無他僕婢一切薪水井臼旦夕饋侍身黽勉從二姒後持勞特多所勞皆閨中未嘗經事而若樂為之者無告勸焉余益感其賢而太夫人性嚴少假借獨察夫人孝謹謂宜我辛酉余舉于鄉既連不售于南宮游學楊潤閭夫人乳二女皆自抱其勤如初戊辰余始第進士讀祕書夫人佐太夫人嫁小姑已已奉舅姑來京師辛未舉泰鴻甲戌吾父母南還夫人留京師乙亥舉女璆英丙

子共奔太夫人喪戊寅　上再召余直講筵其冬偕北行初夫人三十始舉泰鴻常念身多病而嗣未廣謀置妾者屢至是得同邑王氏女告余余不之許也踰月夫人請不止曰彼毋兄占吉固願之于是具六禮歸慈之若關雎之逑淑姻黨婦聞之交尤夫人以為過夫人顧傲然掩耳也而自是賢媛亦傳以為師居三歲夫人夢太夫人抱一兒謂夫人曰以為而子夫人謝曰婦不孕矣太夫人曰然則以予而貳夫人敬諾而抱之其月王氏果孕

泰淵而又益為余置兩張氏妾曰胤不厭多方是時夫人常恨違姑養余叔母時從子居屯曹則常謁而過邸事之如姑曰寄吾思云丁亥余請告省視夫人從乃卜居曰湖西即夫人所生處夫人指一井謂余曰妾兒時嘗旦起詣井採水衣搗鳳仙花染指覩有物蜿蜒亘井半水盡赤驚呼家人無有今覩井如昨日事蓋祥云辛卯共更先公喪甲午余被今　命夫人病未從乙未冬始克抵京病善嘔萬方僅療之而體不復丁酉元正之三日竟

葉余去悲其初余求夫人時筮得豫之坤其繇曰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夫人豈余伉儷哉三益友也生平無一戲言皆莊語誠語不二語選語於余未嘗爾汝有邀必曰請有謀必曰擬坐必却席食不先舉人有假乞家有處分雖明知當如是必曰待夫君喪兩大人戚見于面未嘗見齒性善記所置不復忘說典實酌事宜衡量禮義之中姻黨常取裁焉其臨財制用則奉親共祭諸義所宜費者雖窮約時無悋色厚往而薄來矣視珠玉金錢

綺繡皆漠然無奇嘗勸吾廉義不忍使有他物汙吾囊既妻子無怨謫而猶不免于贓則誰尤余服其言夫人雖不悋實靡芬華自太夫人在時未嘗為已治一簪珥一袿裳曰姑老矣以奉姑三年喪後畧備命服亦無副貳布素而已嫁女裝一一皆夫人手治臨送時病甚余代之筐靡一長物其守衡幅割愛如此而夫人則自謂吾無所乏于女無憾矣葢夫人鳲鳩諸子絕無嫡庶子女之分天性一體若鴻濛未波非出揉矯即余以為不及也死

之日無私藏手蹟整理舊物具在不苟毀不苟費夫貴賤之際日遷月化人情大都然矣而夫人約束之自其身始不少改素風至今家人猶曰夫人之教云爾敢不敬遵余北發時有僧晝夜坐于門丏施彌月余終不顧夫人出門時一僧復然竟彌月不捨一錢或問夫人亦敬佛也而何恡若是夫人曰吾家無橫入安得橫出盖夫人嘗自謂生平待人不私處已無畏雖其母老弟病家四壁而施予有時節又未嘗不俟余命恩以義裁終非人所

能強也其北來饋于家則卻饋于途則卻勑舟人
如治軍莫敢譁知大體與論天下事每嘆宵人之
害公也佐余謀每以一語決不多亦終不易督泰
鴻學自幼繩之嚴人謂夫人獨一子耳何乃令不
堪曰子與其不肖寧無有泰鴻嘗偶失一試召前
立而痛讁之幾死余受　命曰泰鴻將試于鄉夫
人語之曰吾見十年來相公常以兒子得舉累汝
勿往泰鴻曰兒聞命其頤而建行又如此始余舉
京師時欲為泰鴻求姻于某氏而某氏之父適將

其家来使奴饋之奴還夫人問奴何見曰見方食
曰奚食曰異食夫人遽語余曰是非所宜姻安有
父從數千里遠来而異食者乎夫人之見微又如
此夫人待人最有等事舅姑婉娩至孝伯叔以上
有禮語簡而意周身以下直而温惟御下嚴婢尤
嚴然知余不好笞當笞余適往亦輒貰弛己亦不
復追衣之食之梳之櫛之病則藥之必整必備惟
不許惰慢無禮飾鉛華私飲食出閨闥外故莫怨
而乂思嘗言己胞中無懷無留無夢夢輒前知惡

人營營不知止者病亟時與余訣無他語惟憾不獲終于家耳豈諷余耶而余今尚愧之則令人益悲是狀也日擬爲之而念至則淚簌簌不收令彌一歲所而泰鴻屢寄書來促于是掩涕書之不文夫人生于嘉靖三十一年壬寅三月十七日享年五十有六身四乳一子三女子泰鴻寧波府學廩膳生娶范氏少司馬欽之子光禄署丞大冲女女順英殤慶英許嫁閩世慶大學生太宰莊簡公之孫興化府通判繼德子亦殤璆英嫁柴以觀鄞縣

學廩膳生方伯渼子側室王生五子一女子泰淵聘屠氏少司馬大山之子福建運同本畯女泰治六歲殤男宜弟女定英雙生宜弟為余仲兄後三歲殤定英亦殤泰汪聘傅氏吏部主事光前女三歲殤麒亦殤再次側室張氏生三子一女子圓殤泰泳未聘泰源夫人化後二月孕而生聘包氏四川按察副使武林應登女蕙英許嫁林德岳侍御祖述子殤今存者子四泰鴻泰淵泰泳泰源女一璆英孫男延賞聘余氏太保文敏公之子都事廷

㮋女延禧聘陳氏春元憲學女延譽聘史氏常州
二守起欽女殤女孫延璋許嫁王江西學憲佐子
延復許嫁陳久盛翰林編脩之龍子夫人以隆慶
六年六月今　皇帝登極　覃恩因余檢討封孺
人萬曆十年八月　皇長子生　覃恩因余左中
允兼編脩封安人十五年二月纂脩　會典成余
以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加太子賓客封淑人
二十四年二月余以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
加太子少保封夫人二十五年六月晋余太子太

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贈一品夫人夫人卒
上聞之憫惻遣中使盧受捧精鏐五十兩寶鈔萬
貫素紵四襲齋糧三十石麻布五十疋來賻弔給
傳令泰鴻奉喪歸賜祭如例復加賜一壇宗伯移
浙江吳參政鴻洙行禮命有司營葬域司空奏遣
䘏行人孟煜董事皆特數云

傳

安塞王傳

安塞郡王秩炅慶靖王季子而
高皇帝諸孫也

母夫人位氏七歲好讀書十二而孤哀毀踰禮母
夫人嚴誨之曰孤子非自强無覬成矣王發憤下
帷如儒者性通敏過目不忘十五而喪母十八受
封明年册妃出閤府庫隘得請改城西又自引流
種樹為延賓滄洲綠野蘆隱拱翠守愚容膝等軒
皆親額而詠記之姿表魁梧風度俊逸美髭髯目
光如電善古文精楷書遇縉紳大夫質難辨惑移
日不倦益聞所未聞人有古今書捐金購之繡梓
與遠近學者共嘗恨居塞上不獲與齊魯吳楚士

淡然自奉清儉生宣德間妃成氏子三皆名而夭無嗣成化癸巳年四十七薨葬賀蘭山謚宣靖自稱滄洲野客又稱槼齋所著隨筆二十卷有氣槩標格究心二氏而長于禪薨之後其內侍李璟魯明梓之初山陽瞿佑嘗作脩文舍人傳言震澤人夏顏字希賢者博學多聞而命薄至正初客死潤州殯北固山有友人見其高車大蓋冠進賢呵殿來言身今為脩文舍人且言生平著書數百卷無好事者收之癡豎㩦竊鳥鼠齧毀十不存一屬其

人傳之其人敬諾訪其家尚數百篇有考古錄通玄志等書鏤行于世顏復致謝後塋以自代為脩文云王感其言以冠集首又嘗作倦游對猶揄敘當時潘綱稍客之意倦游對云余近歲益倦游惟一室圖籍客曰今聖明在位德敷惠施孽胡絕迹邊鄙載寧時值長夏百物咸暢盍出近郭以適一日不愈於川及簡編若陳年之蠹邪對曰非爾所知也蓋游有二有王公大人之遊有逸人畸士之遊斯二者皆非余之所得焉余欲為王公大人遊

乎則必使虎賁徒兒什百為率騎乘如雲充塞道途陸取熊羆水捕鯨鯢凡百所需指麾如意然後快耳而藩國用人咸遵定制一踰則涉不敬敬嫌疑不敬法之所不宥也嫌疑時之所不容也以是而欲縱心為樂不可也未免羸童瘦馬往復蕭然以觀望較曾不若一郡縣吏不知樂乎不樂乎未若深居簡出之為愈焉使余欲為逸人畸士遊乎則必跨謫仙之驢泛子猷之舟幅衣野服從一二童子三五同志載瓢瓢酒篠炙一雞果蔬脯醢惟

事真率隨所至山旁水涘距長松藉茂草脫巾露
頂出食寘前杯行無筭劇談長嘯然後快耳而身
隸國姓名號王爵豈可舍袞衣黼斧之稱爲放浪
不羈之遊以是而欲縱心爲樂不可也未免靚服
飭謹容儀左右視而後出以自得校曾不若一畝
畆民不知樂乎不樂乎未若深居簡出之爲愈焉
夏在河外近屬穴縱一歲間畢辭降志取氣人間
亦驚悸念慮計時往返矧宰物者以親藩藉口往
往速禍惟宜埋光剗采杜門抱拙安能招唇吻罹

智慮罹罝罦罟阱哉雖時和歲豐草木皆春而黃楊厄閏吾屬之謂不知世變不識時忌冥行妄蹈自貽伊慼是痴物也客唉曰吾始謂君樂名教之樂乃知非得已也其猶喻云㹀齋所豢猫生數子當在幼也瞬息不他溫存倍至猶人之愛其子也濕必餂之涅滓餂之矢溺餂之呴呴然惟恐其不衆且大也稍長踆踆追逐或分其食或撓其宿久而寢不堪於是嗔哮之斅日厲又長得食辟之寢處辟之不翊若仇悲哉競利則至親分首不相識

利之移人若是乎容曰君不聞漢有天下懲秦孤立分王子姓犬牙相制始也恨不際天海皆劉氏歷世既遠嫌疑一興諸王往往不得其死當爾之時又恨不盡之之為快以是推之可嘆多矣彼幺麼鳥足齒哉史官曰夫天子制衡幅以齊海內不以利器假人域外之議容久試乎是故君子引禮以自制焉觀安塞王所著不能無介斯以見豪懷之難遣矣王著述多雖不甚雅馴而才情閎肆非當年博士語然世之人未有知也余得于長安市

中

楊南金傳

楊南金字用章滇之鄧川人有學識勵操行弘治己未進士授江西泰和令泰和故難治百年中令以完去者纔四人南金詢其俗宜猛籍其人家爲彰善牧惡摟奸三簿而務除其邪扶其善民有三不動之謠謂權豪撼不動刁挾詐不動財利惑不動也嘗題其門曰好訟者靜思三日於心無媿方可入門關說者少立片時對人覺慚不須開口又

曰爾安分我即慈毋爾安為我即法司其政如此
尹尚書直家居初嫉之後方之子産云居六年擢
為御史當劉瑾時都御史劉瑀為媚南金以忤謝
病歸尋除籍為民躬耕力學委曲開其鄉人夷俗
為之一虁瑾敗召還居十四月不稱意遽致仕時
年五十一嘉靖初起湖廣僉事無何又乞歸陞右
叅議致仕教化其鄉彌力年七十九有遺文數卷
其論治滇數稱三原王恕云今録其尋甸亂後草
一首破詭偽一首乞仁政一首尋甸亂後草嘉靖

九年作略云夫宣慰府州職重地大人衆無禮法以亂爲常惟劉華乃定不叛者必職卑多華人有學校而官不能倡或上下相疑不合者也往者征劍川嵩明南窩鉄索竹子箐十八寨普安州皆不留其餘故父請麓川之役主將慈柔失副將軍最後王制府盡剿平之令尋甸以叛逆革武定以黨種疑因而除其子孫不復敘可也而猶以爲巡捕爲護印沾益等處素與尋甸武定及川貴諸酋姻親相倚可疑者也疑之豈可復任陞賞不可以無

勞得也不分其祖父功罪與地方宜否而槩冠帶之則虎狼之從不解忿讐之氣不釋相繼復振畜禍在茲昔三原公分土官為三曰進貢曰差發曰里甲木邦緬甸孟養車里之屬居潞江外者為進貢不足為吾有無仇殺不止則撫之非內侵不征也順寧大候威遠鎮康麗江永寧居浪滄金沙江邊者為差發宥其小過羈縻之以為藩籬者也三江之內自鶴慶抵曲靖臨安澂江尋甸諸處皆辦里甲有學校治如中州梗則削土增流流亦以科

目毋以他途大氏流正土佐不一年化為流土正
流佐不一年化為土流為土用更增其餘故設流
急擇其人尤急此王公治滇之要也安銓之亂我
能固城池據險隘潛兵邀其外突陣摧其鋒彼衆以
脅来無紀律勢雖大必敗計不出此而復其久革
之官以示弱是何為者彼有嫡庶相害延禍于民
耳夫西定可援東東不能援西地異險兵異精也
今若此則壞百年用夏變夷之法而淪華為夷不
幸有倡四隅皆黨矣謂宜脩三原故事令歲遣者

毋復龒單者停誤給冠帶者榮其身而止有功則
調陞沿江佐貳及補江外土官之缺以三江為界
而增其戍使久而內純犯即分一府為數縣而統
于流且治且化且築城以守毋令內夷與外夷通
使知我虗實萬世之福也其破詭偽云大理偏鍾
巨奸詭偽甚精為掾史為書吏為主文為各夷謀
客為各材教讀所學所見不約而同相應相承不
言而信巨奸之用事也托利害惑守將轉相深惑
麓川之役大將惑主撫而副將獨奮遂遇難其後

大將自恨死而王靖遠以剿成此詭偽之害一也天順間有被調不肯去謀焚下關告潞江夷反遂免二詭偽也弘治間県負稅多用事者教其乘天晦稱黑箐七日雲貴山高天黑常耳而令朝廷以為大變遣官敉吏未除一害而微職淺任鬻妻子流亡不能歸者相望其人之負盡蠲三詭偽也尋甸之役久革土官賄用事者幸傳語候冠帶至今不知其據四詭偽也邇復有人患當道持之妄作叛狀揚言其姻來助兵夫地分有界夷類無情相

去遼遥急難舉動而為此以撼上官皆用事者所
為五詭偽也他如未許髹則詭未泄事則詭未釋
囚則詭上官令嚴則詭新官肅記則詭何可勝數
昔之開府余知二人焉分司余知二人焉三原王
公禁土司不得巡捕遇髹替展轉駁問不休令非
義之貲索盡停者無慮數十安福王公不許行委
勾攝不許群二三十人出境征調則部領而行見
素林公令習學文流禁不得設通把內伴畜鷹犬
勇手毋阻宗親讀書毋供僧道術士毋髹故時衣

裝時川姜公禁毋出境謁上司毋阻遏夷民控告冠至則曰執土司篆之冠去始釋捕其用事之著者殄之此四公皆神君也大氐世其祿不世其官有犯無宥有缺無補仇殺必誅首禍為逆則約四鄰攻之必滅不貳事定之日分為縣以官有功不留其餘異類多逆種無天倫子賀父死弟慶兄亾雖至親失意起而相攻所請激變者誑也能禁其越境婚姻尤佳亂自委任委任益妄行是決策於不仁也況委任一人而求者爭至容一人出境而

效尤日增至以流言汚蔑無墮其術可耳其乞仁政曰滇之西有蒙不當蒙之苛政者土民土軍是已盖土如宣慰府州本純夷地自前代以夷治之雖欲施仁而不可得乃三江內州縣之土與升州為府之土千百夫長冒名千百户之土非純夷地也此之土民乃靖亂合從之衆强名為首先歸附者此之土軍乃招集從義及前代守戍子孫也今土民病矣入世牧之私門為本類為通把為兵快為鷹犬户為柴草户山場水澤惟其占子女牛馬

惟其取應里甲者獨窮民數家而稍温飽輒收而入私門或重役之土民安得生土軍又病矣為伴當為走遞為帖識字為歲清餘丁惟其驅責不敢不聽千戶浚削未返百戶至百戶方返總小旗伴當至奴僕為長官書吏為司命一形嗟嘆令戍二三百里外又安得生土民遇征調又棄命為軍土軍遇里甲又破產為民誰念之者欲援斯人之溺何有純彛處本辦差發征調不為過非純彛處有里甲學校本不當征調不得已而征調宜役其人而

予之裝土官有厥里甲學校領征調者聽不領者
祿而不官此救土民之急務也土軍以身為役無
糧餉自備兵械鞍馬體恤新例以冬月上操三季
歸農而莫之遵行宜申飭之令三季內官旗不得
與土軍面此救土軍之急務也夫海內之徑民有
餉軍有餉不平得懟於上而獨土民土軍以土官
故莫之懟故曰蒙不當蒙之苛政者土民土軍是
已

邵世忠傳

龍虵之歲余碑世忠大人赴宿諾而世忠不能待矣忍為世忠傳知交幾何而石火盡也顧不可當吾世失世忠世忠名陛邵姓別號梅墩邵餘姚名族而祖康節先生蓋先生有孫溥實昉浙宗而四傳遷姚七傳文達文達長子德容贈工部郎次德乂邵武太守以世忠貴封中憲大夫右僉都御史娶吳宜人再娶張恭人生世忠世忠幼有大志始受室讓婦翁所贈奩田邵世忠受戴氏禮而世忠特頴達一擿綴輒出儕耦上嘗從中憲公于水部

伯兄某方計偕公拾決于其間已破的丁夘登鄉書戊辰成進士與余同讀中秘書庚午授江西道御史時有市珠之命都商瘠瘁都給事李某言之繫獄世忠抗救謂上既不當索珠又不當以其故薄受言之量令天下謂天子重貨而輕賢也都人韙之有間心動謁歸而道聞母恭人訃毀瘠柴立誅茅墓側而居三年有芝草數百之祥既免喪補河南道出按蘇松四郡江陵特下急莫敢絀而世忠獨以寬通請江陵亦受而行之不迫不激直

行已志而愷澤流焉始中憲公之罷邵武也雲間吳某為司理下石世忠按部至其鄉而司理子方重繫自分死矣顧用直道廉出之人翕然稱長者已按江北江北饒水患齧祖陵咽運道世忠為築泗隄濬海口又議改議留賑議蠲恤孜孜拊循其民更按江右有詔毀天下書院而世忠謂白鹿洞于古今著名請毋毀于是巋然制貢紙及絹而若中人朘食世忠循民之欲減織紙直裁絹帛之半得請著為令辛巳報命留掌河道典京察歷大

理左右丞少卿署寺事侍經筵俄以右僉撫南贛便道省中憲公會疾遂留既免喪開府于楚楚歲偷盜白晝掠大都公徇其首惡而賑贍其餘于是大憝劉汝國鳴桴于太宿蘄黄間氛惡熾則設堡哨以遏其衝而檄留都撫操諸使者協力剿之賊負固無誰何公身督播兵以登而殲其雄拜銀幣之賚徵為左僉協理院事既瀕代而潞藩就國有以故景邸莊田晷之者將攘齊人業公奮言景府曩課租若干今王不當借此更侵民且王府官校

来徵租民當倍出王亦不能半入不如屬有司徵以歸王卒得俞其為民求瘼而不欲邊廬去之如此陞左副都御史刑部右侍郎轉左署部事當是時朝士以講為風不入其黨者雖由夷跖蹻矣而公守節不故詭以其故搆蜚語幸天子神聖留公而公以為不可留乞告歸公具閎達揮霍才而依于忠厚終始理官三持斧一建牙終司寇不妄法一人大抵詘空言崇實政善搏擊急撫循碑于吳祠于楚載諸金石刻若徐檔君文貞吳方伯國倫

諸紀述可考禮賢愛人品經題者為名士士以此附之顧莫恃緩急公曰吾所樹非荊棘也荊棘牽人裾矣性矯矯不喜為鉤其監己卯試也他所典文者靡不以試題若文媚當路而公獨否發策問猶以考成為譏人為公崇何編其髯趙直指與執政忤御史大夫因掎摭羅之公語其寮大夫嘗從蒲團中度半世何令晚節如是或以告大夫公亦不謝晉江王司寇初為郎論執政奪情貶交知駭散而公獨道餞之資其行其大節若此猶為時人所

齮齕則不阿之效云公孝友特至中憲公八子一日坐悒悒公揣大人當無所念而深念其以諸季栽吾伯仲者長魁鄉薦仲善生叔簿太湖陛勉自力四人者之于大人不煩矣請以大人貲予四季中憲公為之一笑卒如約而屬朱恭人恤殘娣甚周比毋弟舉于鄉庶弟咸立殘以鄭風而心始慊也又善應宗戚朋舊之求故某義無窮千里誦德子二欽順欽馴沈子曰談相人者謂慱碩長者公卿之器以世忠之奇偉男子其中寬有度而竟游

于汀濘不應相法邵氏句餘衣冠也顧徵公卿世
忠卿而不公居使之然耶世降于古或睚眦挺劒
于上或任俠借劒于下賫萘盈室謠詠載車而猶
令名終則不公不害陳太宰皭然當世所宗而娓
娓誌世忠之墓要之死後曷嘗不重世忠世忠與
余同一志而晤不常余執經而世忠攬轡余舞彩
則世忠詰姦南枝北風之篇何地蔑有迨余讀禮
而世忠乃投簪偕朱宗伯少欽来唁余月波霞嶼
間禮阿育之塔登鼇峰桂峰面滄瀛觀扶桑日酒酣

露頂氣幹不減少年也而不謂永別目中余欲令
後人涉其梗槩而傳之

抱愚公傳

聞之古有北山之愚日課其子移其面之山不能
損一毛猶曰待吾孫之孫也老子亦曰我愚人之
心哉衆人昭昭我獨涽涽今金華山中有抱愚公
豈亦循老子之行而蘄若子與孫行移山之志者
哉公章氏術名道傳字本浦江人徙金華之蘭溪
蘭溪之章成弘間有楓山先生懋蹈繩履檢大儒

也其曾祖曰徵士徵士之長子源生統統生恕恕
生播播生討是為芝圃公而生公公為人端凝有器
困于燕雀不學而治生然於經史百家皆獵其大
旨祈寒不爐隆暑不弛帶雅士過從尊酒談說不
倦課二子以夜徹曉有聲執苑中居親喪衰毁踰
禮家始落後乃稍振每臨案輟食懷風木不養之
憾諱辰雖遠祖必齋事其兄如父撫其弟如己有
從父貧不葬推己地葬之從子客死嶺南負子錢
不能償為之償之且收其孤國柱使與二子學迄

以競爽與人分財常取少或遂負公錢不恡折券歲大侵倡衆賑饑人有群數十輩掠富人穀者皆當死公居間而活之家世習醫每下藥為人治疾雖貧必盡其技而不責報邑令廡知公署鄉約長則為衆開說祖訓大義勉之令為善令常遣訟者就公平見敬禮如此章氏之指衆負縣官賦多每吏來常走公所公度其可償之者償之而徐按其所伏次第辦矣先世所貽廳事燬衆環視莫計而公任之還舊觀蓋其才又足辦也生不佞佛葬莘

張目謂子曰陰間無天堂地獄不足懼一以禮從事又自贊其像遷於正寢瞑子尚學舉癸未進士入余數中自中書舍人歷諫垣為銀臺以初考滿贈公亦中書舍人昔丁崖州不信人間有忠孝事謂皆史氏藻言夫惟無藻故古今無振奇藻則奇奇則不可信無奇而有不信謂崖州何余觀士大夫談先德者如一范出不能奇必抑而為愚而愚之所遂常奇夫為愚甚易而人不趨為奇甚難而人趨之何也陸祭酒可教雅士也貽余書曰余鄉

抱愚公人人易之而人人愛且敬之余既已銘之子盍傳之余故為之傳

方叔傳

方叔湛者字子朝莆田人也方之先西漢末河南尹紘避新莽亂棄官之江南李唐時廷範歷宰長溪古田長樂三邑始家于莆人稱為長官繫之以爵而不姓長官死葬靈隱山六子皆宦達繪像廣化寺世所稱六桂方者也明興廣東布政使良節與兄刑部尚書簡肅公偕擧進士良節生重熙領

丙子鄉貢重熙生叔猷饒州府别駕别駕四子湛其叔蓋自布政公下五世皆兄弟射策矣叔生而穎悟絶倫年十七父教授臨安隨之往師蕭山蔡生歸試臺司以儒士預省試已補博士弟子三試皆甲其儕例得廩學使者多遷去終不得而是時從季汛與叔同聲遞甲乙丁卯兩人俱入省闈汛轂叔罷歸恚窮日之力走二百里抵莆及賢書至首義乃録叔為式而顧不偶愈益發憤取諸子百家讀之非省侍不入庭非吊慶不出户非蒸嘗勝

臘不面家人與五六譽俊會文諸人搜隱抉奇無
遺力及叔言出人人自失更傳寫抵其業覆誦耳
庚午復不第喟然曰吾方氏材藝者無不膺薦吾
材非弗若也以逢掖終命也夫磊落負氣不遇之
歎鬱鬱咯血病別駕公百方終不觧且革執孤承
郁手屬別駕曰惟是藐孤若千鈞一髮其有以慰
大父心教之食之是在大父言訖瞑年三十有二
叔孝友慈仁成於天性壬戌東夷之亂舉家避寇
榕城叔客豫章返囊才數金盡市糒脯以餉人身

不餘一錢故死之日閭里知不知隕泣父喪之喪其明即有他子責葬易其所愛槩於秉者深也叔卒之三十年而承郁令歙晁贈官所異傳註諸書多不存存惟尚書宗旨沈子曰余少好讀書顧于青紫優游耳既冠有友人管生者誓言不第寧死不摩勵以須安所取捷余感其言刺股云余既第管生久之亦第青蓮以鍼嫗成名天昌嘗不憐人志焉今讀方叔傳而悲之愚公教其子孫世世移山山移彼試挾技以幾衆所趨之獲不售輙徙業

宜無成余嘗謂勤業必世惟惰業不世登天墜淵惟人所力叔子余南宫所登士治行名髙盖得于勤者遠矣

張翁傳

張翁寘者字必仁其先開化人當李唐末而榮公者居休寧嶺南冊徙漁灘族閥遂著入明而尚周者生原善原善生竹癯竹癯生雲鑑是為耕雲公耕雲公娶於黄五乳而生翁無何而孤年十六倚伯氏治㑹計書簿多底滯伯氏嫚罵曰而謂㓜未

遑暇習耶桑大夫於而少三年而侍中矣翁憤不勝日夜研覃於六義遂通既又學古文詩詞亦犂然伯氏喜益資之裝遊淮陽燕齊間治鹽筴大饒然翁不獨心計亦恭儉折節布衣蔬屩與人交廩廩君子德讓之風與諸約輕紈綺縠無得曳吾門醲漿崇俎無得升吾堂有笑吾儉者吾口不言而心儀其為非凡吾所為儉者非門錢癉熱終不舍一文若世齷握者之為吾所為儉欲有所用之也迺飾閟室祠本宗開整以群族子盡分予所受故

業業諸晜而別起大第數百楹堂閣相屬益闢畦圃以明得意舍人盜金覺自裁翁驚曰何物憒子而輕用命徒使聞者謂我重貨而賤人也厚為之櫬而歸其子嘗慢才一鄉人謂可賈也予之數百金不讐翁亦不問歙俗善訟一錢百金有齮齕翁者人曰必復之吾力能重君翁曰吾所重與衆異故張翁不訟人亦無如張翁何誰謂鄉曲之豪必武健剽切扞當世之文罔然後豪哉此乃翁之所謂善者也邑大夫城城翁持千金輸城成而令奉

冠帶前為壽翁却走不受其後入貲補官為大醫屬令與邑博士率其弟子款門請為鄉祭酒翁以天年卒于家年七十三太史氏曰世所稱貨殖者陶贛吾無譏焉白圭纖矣卓程而下視計然曰白圭何啻千萬是挈瓶之智哉夫善賈者論其有餘不足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奚獨貨情亦天道也夫物惡有滿而不傾積而不用者故否不出新羨不入抱持尺寸福亦不進彼所謂富好行其德者自卓程視之未有不謂善靡非能善者也

而不知陶猗用此逾饒漢與善殖者余以為莫如卜大夫其操作勤其分予仁其奉公忠其與物無遻則義其不匿財知取予則公近老氏太史公覩漢之急水衡也故書平準以著漢之失又為貨殖傳自老子管仲而下各有稱引曰計然之策越用其五而得意蠡用之家猶十九年而三致千金將富國賂戰士胡不引蠡事觀之也漢不得研蠡而用之使卜大夫操利權為大農丞猶宜多便畫卜大夫之不使而使桑孔東郭之屬耗天下計無左

於此令天下之言廢著者莫如歙其能薄飲食忍嗜慾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鷙鳥之發人人類能若夫分財子弟如卜大夫輸縣官如卜大夫不欲仕宦如卜大夫與人無分爭無竟事欲言如卜大夫斯當世所希遘睹者也其張翁哉翁既分財好予然益富其季子濂為光祿署丞與余友黃定父游交驩當世名公如王中丞世貞余師詹事余公職方郎鄭君一麟皆有論著以顯其名既以予人已逾有此余所謂天道也

搏者張松溪傳

我鄉弘正時有邊誠以善搏聞嘉靖末又有張松溪名出邊上張衣工也其師曰孫十三老大梁街人性麤戇張則沈毅寡言恂恂如儒者張大司馬䍠而家居引體抗然坐之上座云邊師之徒袒裼扼捥嗔目語難而張乃攝衣冠不露肘邊師喜授受顯名當世而張常自匿人求見輒謝去邊師之美技進退開闔有緒如織而張法直截嘗曰一捧一痕吾猶輕之胡暇作此嬖嬖閒事邊嘗北游值

六馬駕負其力肩之不勝出于輪而病傴有少林
僧數十輩尋邊邊遷延之至日晡與鬭燭入滅燭
而躍坐梁上觀諸僧自相擊于暗中而乘其斃大
抵問用術倭亂時少林僧七十輩至海上求張張
匿不見好事少年慫慂之僧寓迎鳳橋酒樓張與
少年窺其搏失哂僧覺邀之張曰必欲一試者須
呼里魁合要死無所問張故孱然中人耳僧皆魁
梧健力易之諸為要張衣屨如故袖手坐一僧跳
躍来蹴張稍側身舉手而送之如飛丸度窗中隨

重樓下幾死蓋其法云摶擧足者最下易與也張嘗被監司徵使教戰士終不許曰吾盟于師者嚴不授非人張嘗踏青郊外諸少年邀之固不許還及門諸少年戒守者毋入張閉之月城中羅拜曰今進退無所且徵觀者頗卒患之張不得已許之門多圍石可數百斤者命少年累之累之不能定張手定之稍支以瓦而更累一于其上祝曰吾七十老人無所用儻直劈到底供諸君一咲可乎擧左手側而劈之三石皆分為兩張終身不娶無子

事毋以孝聞死于牖下所教徒歷歷一二又不盡其法余嘗從其徒問之曰吾師嘗觀予師矛師許吾師曰何如師曰吾不知吾黨問之師曰大刺則刺矣而多為之擬心則岐矣尚得中耶余聞而憬然因憶往時嘗問王忠伯邊人何技而善戰忠伯言邊人無技遇虜近三十步始發射短兵接直前攻刺不左右顧者勝瞬者不可知旁視死矣今張用此法又悟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非謂不被人刺至撓且逃直如飛蠅之著體忘撓與

逃鼓精奮神專篤無兩雷萬春面集七矢而不動是矣張有五字訣曰勤曰緊曰徑曰敬曰切其徒秘之余嘗以所聞妄為之解曰勤者蓋早作晏休練手足力少睡眠薪水井臼必躬閱公致力中原而恐優逸不堪以百號從事此一其素也曰緊者兩手常護心胞行則左右護脅擊刺勿極其勢令可引而還足縮縮如有循勿舉高蹈濶丁不丁八不八可亟進可速退心常先覺毋令智昏立必有依勿虛其後衆理會聚百骸諧束蹈縮而虎伏兵

法所謂始如處女敵人開户者蓋近之曰徑則所謂後如脫兎超不及距者無再計無返顧勿失事機必中肯綮既志其處則盡身中一毛孔穴咸嚮赴之無絲差若猫捕鼠然此二字則擊刺之術盡矣曰敬者儆戒自將勿露其長好勝者必遇其敵其防其防溫良倫讓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曰切者千忍萬忍搯指齧齒勿為禍先勿為福始勿以身輕許人利害切身不得已而後起一試之後可收即收不可復試雖終身不見其形不成其名而上

所悔蓋結究業者永無釋日犯王法者終無貰期得無慎諸聞張之受于孫惟前三字後二字張所增也其戒心又如此君子曰儒者以忠信爲甲冑禮義爲干櫓豈不備哉使人畏而備之孰與夫使人無畏而無備之爲周夫學技以備患而慮患乃滋甚則焉用技恃技而不慮患患又及之技雖言矣故君子去彼處此